

文 學 叢 刊

羣 崇 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夏 蟲 集

繆 崇 羣

在城裏面，有時候有幾千的獅子，在各砂場的囚籠內，並且常是夜間，他們來把他們那愁慘的鼻端靠在欄杆上面，這是他們對於沙漠和自由的歸思病。

——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

目錄

第一輯

夏虫之什

第二輯

初訪

乞藝

綴

西門

四〇

三六

三一

二七

苦行

四四

夜行

四九

麵包和水

五一

苔

五三

過橋

五五

布穀

五七

白髮

五九

第三輯

轟炸下

六三

卽景

六五

光明的手

七三

火	·	七六
血印	·	七八
天樣的仇恨		八二
月光	·	八四
賣藝人	·	八九
焦骷髏	·	九三
犬	·	九六
默念	·	一〇〇

夏蟲之什

楔子

在這個火藥瀾天的偉大時代裏，偶檢破篋，忽然得到這篇舊作，稿紙已經黯黃，沒頭沒尾，不知從何說起，也不知到何處爲止，摩挲良久，頗有啼笑皆非之感。記得往年爲宇宙之大和蒼蠅之微的問題，曾經很熱鬧地討論過一陣，不過早已事過境遷，現在提起來未免『夏蟲語冰』，有點不識時務了。好在當今正是炎炎的夏日，對於俯拾即是各種各樣的蟲子，爬的飛的叫的，都是夏之『時者』，就樂得在夏言夏，應應景物，即或有人說近乎趕集的味道，那好，也還是在趕呀。只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所不爲罷了。

添上這麼一個楔子，以下照抄。恐怕說不清道不明，就在每節後邊添個名兒，庶免有人牽強附會當作謎猜，或怪作者影射是非云爾。

在小學和中學時代讀過的博物科——後來改作自然和生物科了，我所得到的關於這方面的知識似乎太少了。也許因爲人大起來了，對於這些知識反倒忘記，這裏能寫得出的一些蟲子，好像還是在以前課本上所看到的一些圖畫，不然就是親自和他們有過交涉的。

最不能磨滅的印象是我在小學修身或國文課裏所讀過的一篇文章。大意說，有一個孩子，居然在大庭廣衆之前，他辨證了人的存在是吃萬物，還是蚊子的存在爲着吃人的這個驚人的問題。從幼小的時候到成年，到今日，我不大看得起人果真是萬物的靈的道理，和我從來也並不敢小視蚊蟲的觀念，大約都受了牠的影響。

偶翻線裝書，才知道我少小時候所讀的那一課，是出於列子的說符篇爲着我

談蟲有護符起見，就附帶把它抄出：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坐中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

「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

「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人蟲汎論）

二

紅頭大眼，披着金光閃爍的斗蓬，裏面襯一件蒼點或濃綠的貼身襖，裝束得頗有些類似武俠好漢，但是細細看他的模樣，却多少帶着些鄉婆村姑氣。

也算是一種證實的集團的動物了，除了我們不能理解的他們的呼聲和高調之外，每個舉止丰度，都不失之爲一個儀表堂堂的人物。

趨炎走勢，視羶臭若家常便飯的本領，我們人類在他們之前將有愧色。向着光明的地方百折不回，硬碰頭顱而無任何顧慮的這種精神，我們固然不及；至如一唱百和，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的態度，我們也將瞠乎其後的。

兢兢業業地，我從來不曾看見他們闖過一次眼，無時無刻不在磨拳擦掌地想勵精圖治的樣子，偶爾雖以兩臂繞頸，作出閑散的姿式，但誰可以否認那不是埋頭

苦幹挖空心機的意思。

遺憾的只是誰都對於他們的出身和居留地表示反感，甚至於輕蔑，謾罵，使他們永遠詛咒着他們再也詛咒不盡的先天的缺陷。湮沒了自身的一切，熙熙攘攘的度了一個短促的時季，死了，雖然也和人們一樣的葬身於糞土之中。

人類的父母是父母，子弟是子弟，父母的父母是祖先——而他們的祖先是蛆蟲，他們的後人也是蛆蟲，這顯然不同的原因，大約就是人類會穿衣吃飯，肚子飽了，又有遮欄，他們始終是蟲，所以不管他們的祖先和後人也都是蛆了。

出身的問題，竟這樣決定了每個生物的運命，我不禁惕然！

但無論如何，他總算是一員紅人，炎炎時代中的一位時者，留芳乎哉！遺臭乎哉！

（蠅）

三

想着他，便憧憬起一切熱帶的景物來。

深林大沼中，度着寓公的生活，叫他是土香土色的草莽英雄也未爲不可。在行一點的人們，却都說他屬於一種冷血的動物。

花色斑斕的服裝，配着修長苗條的身軀，真是像一個秀色可餐的女人，但偏偏有人說女人到是像他。

這世界上多的是這樣反本爲末，反末爲本的事，我不大算得清楚了。

且看他盤着像一條繩索，行走起來彷彿在空間描畫着秀麗的峯巒，碰他高興，就把你纏得不可開交，你精疲力竭了，他才開始勝利地昂起了頭。莎樂美捧着血淋淋的人頭笑了；他伸出了舌尖，火焰一般的舌尖，那熱烈的吻，夠你享受的！

據說他的瞳孔得天獨厚，他看見什麼東西都是比他渺小，所以他不怕一切的向前撲去，毫不示弱，也許正是因為人的心眼太窄小了，明明是掛在牆上的一張弓，映到杯裏的影子也當作了他的化身，害得一場大病。有些人見了他，甚至於急忙把自己的屁眼也堵緊，以為無孔不入的他，會鑽了進去喪了性命——其實是同歸於盡——像這種過度的神經過敏症，過度的恐怖病，不是說明了人們是真的渺小嗎？幸虧他還沒有生着腳，固然給畫家描繪起來省了一筆事，可是一些意想不到的靈通，也就叫他無法實現了。

計謀家畢竟令人佩服，說打一打草也是對於他的一種策略。渺小的人們，應該有所憬悟了罷？

雖然，象徵着中國歷代帝王的那種動物，龍，也不過比他多生了幾根鬚鬚，多長了幾條腿和爪子罷了。（蛇）

四

不與光明爭一日的短長，永遠是黑夜裏的遊客。在月光下的池畔，也常常瞥見他的踪影，真好像一條美麗的白魚。細鱗被微風吹翻了，散在水上，盪漾着，閃動着。從不會看見鬼火是一種什麼東西的，我就臆測着他帶着那個小小燈籠是以幽靈爲膏燭的。

靜靜地凝視着他，他把星星招引來了，他也會牽人到黑暗的角落裏去。自己彷彿眩迷了，靈魂如同披了一件輕細的紗衣，恍惚地溶在黑暗裏，又恍惚地在空中飄舞了一陣，等回復了意識之後，第一就想把自己找回來，再則就要把他捉住。

在孩提的時候，便受了大人的誥誡，『飛進鼻孔裏會送命。』直到如今仍舊切記不忘。我以爲這種教訓正是『寓禁於徵』的反面的作用。

和『頭懸樑，錐刺股』相媲美的苦讀生的故事，使這個小蟲的令名，也還傳留在所謂書香人家的子弟耳裏。

不過，如今想來，苦讀雖好，企圖這一點點光亮，從這個小蟲子身上打算進到富貴功名的路途，却也未免抹煞風景了。我希望還是把牠當一項時代參攷的資料爲佳。

欣喜着這個小蟲子沒有絕種——會飛的，會流的星子，夏夜裏常常無言地爲我畫下靈感的符號；漂着我的心緒，現着，却不能再度尋覓的，我所嚮往的那些路跡。雖沒有刺目的光明，可是他已經完成了使黑暗也成爲裂隙的使命了。（螢）

五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多半是說着他了。

首尾斷置，不僵，又該怎樣？這個問題我是頗有提出來討論一下的興致的。就算他有一百隻足，或是一百對足罷，走起來也並不見得比那一條腿都沒有的更快些。我想，這不僵的道理，是『並不在乎』嗎？那麼腿多的到底是生路也多之謂麼？或者，是在觀感上叫人知道他死了還有那麼多擺設嗎？

有着五毒之一台銜的他，其名恐怕不因足而顯罷？

虧得雖有一張嘴，便成了他的力敵，管他腿多腿少，死而不僵，或是僵而不死；管他台銜如何，有毒無毒，吃下去也並沒有翹了辮子。所以我們倒不必斤斤斥責說『肉食者鄙』的話了。（蜈蚣）

六

今天開始聽見他的聲音，像一個闊別的友人，從遠遠的地方歸來，雖還沒有和他把晤，知道他已經立在我的門外了。也使我微微地感傷着：春天，挽留不住的春天，等到明年再會吧。

誰都厭煩他把長的日子拖着來了，他又把天氣鼓躁得這麼悶熱。但誰曾注意過一個幼蛹，伏在地下，藏在樹洞裏，經過了幾年，甚至於一二十年長久的蟄居的時日，才蛻生出來看見天地呢？一個小小的蟲豸，他們也不能不忍負着這麼沉重的一個運命的重担！

運命也並不是一齣需要登場的戲劇哩。

魚爲了一點點餌食上了鉤子，岸上的人笑了。孩子們只要拿一根長長的桿子，

頂端塗些膠水，仰着頭，循着聲音，便將他們粘住了。他們並不貪求餌食，連孩子們都知道很難養活他們，因為他們不能受着縛束與囚籠裏的日子，他們所需要的惟有空氣與露水與自由。

人們常常說『自鳴』就近於得意，是一件招禍的事，但又把不平則鳴當作一種必然的道理。我看這個世界上頂好的還是作個啞吧，才合乎中庸之道吧？

話說回來，他之鳴，並非『得已』，『螳螂搏着他，也並未作聲，焉知道黃雀又跟在他後面呢？這種甲被乙吃掉，甲乙又都被丙吃掉的真實場面，可惜我還沒有身臨其境，不過想了想蟲子也並不比人們更倒霉些罷了。

有時，聽見一聲長長的嘶音，掠空而過，仰頭望見一隻鳥飛了過去，嘴裏就銜着一個他。這哀慘的聲音，喚起了我的深痛的感覺。夏天並不因此而止，那些幼蛹，會從許多的地方生長起來，接踵地攀到樹梢，繼續地叫着，告訴我們：夏天是一個應當流汗的季候。

我很想把他叫作一個歌者，他的歌，是唱給我們流汗的勞動者的。（蟬）

七

桃色的傳說，附在一個沒有鱗甲的，很像小鱷魚似的爬蟲的身上，居然迄今不替，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了！

守宮——我看過許多書籍，都沒有找到一個真實可以顯示他的妙用的證據。所謂宮，在那裏面原是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等等的一類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男的女的主子們，守衛他們的自然是一些忠勇的所謂禁軍們，然而把這樣重要的使命賦與一個小蟲子的身上，大約不是另有其他的原故，就是另有其他的解釋了。

憑他飛簷走壁的本領，看守宮殿，或者也能夠勝任愉快。記得小時候我們常常捉弄他，把他的尾巴打斷了，只要有一小截，還能在地上裏裏外外地轉接成幾個圈。

子，那種活動的小玩藝兒，煞是好看的，至於他還有什麼妙用，在當時是一點也不能領悟出來。

所謂貞操的價值，現在是遠不及那些男用女用的『維他賜保命』貴重，他只好爬在牆壁上稱雄而已。

關於那桃色的傳說，我想女人們也不會喜歡聽的，就此打住。（壁虎）

八

胖胖的房東太太，帶着一臉天生的滑稽相，對我說了半天，比了半天，邊說邊笑着，詢問我那是一種什麼東西。我不大領會她的全部的意思，因為那時我對於非本國語的程度還不夠，可是我感到侮辱了，侮辱使我機智——

『那個東西麼？東京蟲哩。』我簡單地回答出她比了半天，說了半天的那個東西。

她莫奈何地唏唏唏，笑了，她明明知道我知道，而我故意地却給她了一個新的名子，我偏不能因為一個小小的蟲名，也便使我們的國體沾了污點。

這還是十多年以前的一件事。

後來，每當我發現了這個非血不飽的小蟲時，我總會給他任何的一種極刑；普

通是捏死，踩死，或是燒死。有時想盡了方法給他凌遲處死。最後我看見他流了血；在一滴血色中，我才感到報復後的喜悅與暢快！

像這樣侵略不厭，吃人不夠的小敵人，我敢斷定他們的發祥地絕不是屬於我們的國土之上的。

某國人有句諺語：『「南京蟲」比丘八爺還厲害！』這麼一說，就可想他們國度裏的所謂『皇軍』真面目之一斑了。把這個其惡無比的吃血的小蟲子和軍人相提並論起來，武士道——人類的大名詞，也就毋庸代為宣揚了。我譽之爲『東京蟲』者，誰曰不宜？

聽說這個小蟲，在一夜之間，可以四世或五世同堂（床）繁殖的能力，着實驚人。了。

可憐的這個小蟲子發祥地的國度裏的臣民呀！（臭蟲）

九

北方人家的房屋，裏面多半用紙裱糊一道。在夜晚，有時聽見頂棚或牆壁上司拉司拉的聲響，立刻將燈一照，便可以看見身體像一隻小草鞋的蟲子，翹捲着一個多節的尾巴，不慌不忙地來了。尾巴的頂端有個鈎子，形像一個較大的逗號『，』。那就是他底自衛的武器，也是因為有了這麼一個含毒的螫子，所以他的名望才揚大了起來。

人說他的腹部有黑色的點子，位置各不相同，八點的像張『人』牌，十一點的像張『虎頭』。一個一個把他們集了起來，不難湊成一副骨牌——我不相信這種事，如同我不相信賭博可以贏錢一樣。（倘如平時有人拿這副牌練習，那麼他的賭技恐怕就不可思議了。）

有人說把他投在醋裏，隔一刻兒便能化歸烏有。我試驗了一次，並無其事。想必有人把醋的作用誇得太過火了。或許意在叫吃醋的人須加小心，免得不知不覺中把毒物吃了下去。

還有人說，燒死他一個，不久會有千千萬萬個，大大小小的傾窠而出。這倒是多少有點使人警懼了。所以我也沒敢輕於嘗試一回，果真前個試驗是靈效，我預備一大缸醋，出來一個化他一個，豈非成了一個除毒的聖手了麼？

什麼時候回到我那個北方的家裏，在夏夜，搖着葵扇，呷一兩口灌在小壺裏的冰釀酸梅湯，聽聽棚壁上偶爾響起了的司拉司拉的聲音，也是一件頗使我心曠神怡的事哩。

大大方方地翹着他的尾巴沿壁而來，毫不躲閃，不是比那些武裝走私的，作幕後之賓的，以及那些『洋行門面』裏面却暗設着銷魂館，福壽院的，穿了西裝，留着仁丹鬍子，腰間却藏着紅丸，嗎啡，海洛英的紳士們，更光明磊落些麼？

『無毒不丈夫』的丈夫，也應該把他們分出等級才對。（蠟）

十

鬧嚷嚷的成爲一個市集，直等天色全黑了，他們才肯回到各自的處所去。

議會嗎？聯歡嗎？我想不出他們究竟有什麼目的和企圖。

蜘蛛，像一個穿黑色衣服的法西斯信徒，在一邊覬覦着，彷彿伺隙而進。我的奮鬥的警句，隱約地壓倒了他們那一大羣——

『多數人永不能代替一個「人」，多數時常是愚蠢而又懦弱的政策的辯護人。』

像希特勒那樣的『成功』，還不是多半由他們給造就的嗎？不看這位巨頭，迄今還是一個獨身者，甚至於連女色也不接近，保持着他這個『處男』的身分。

感謝世界上還有一種寒熱症，輪到誰頭上，誰得打擺子，那也許就是他說胡話，

發抖的時候了吧。

我得燃起一根線香來，我想睡一夜好覺了。（蚊）

初訪及其宅

初訪

和他認識不久，因為一件事情，我必須到他寓所去商洽一次。近來很少有訪問人家的時候，而且初次的訪問，對於我尤其是一種摸索難安的事。

按着街巷的名稱和門牌的號數，幸而沒有什麼周轉便尋到了。那裏是一個漆黑小門樓。

叩門，沒有人出來。一直走進前院，揚聲問：

『有人嗎？』也沒有應聲。

再走上穿堂的石階上，指出姓名問：

『×先生在嗎？』仍然沒有回答。當我預備重問的時候，才悄悄的從房門口，現出一個人的臉，不言語，伸出一隻手，指了一指，表示那個人在這個庭院裏所住的

方向。

順着他的手指，我看見坐南朝北的一列房屋，只有普通的高度，不像上面還有一層樓。

走到南房簷下，依然是靜靜的聽不見一點人聲。我想？人大約都外出了。

我向窗格裏探視着，心裏有點悶躁起來。

『X先生在嗎？』幾乎是和我出聲氣的同時，我的眼睛已經碰到一個陰森冷肅的東西。

是一個黑色的棺材，停在離地不高的矮凳上，凳腳有些紙灰，彷彿還有些熱氣似的。

我的鼻孔也碰到一種惡心的嗅覺，那是木香和油漆混合的一種氣味，似乎還很新鮮而且濃厚。

面着死亡，沒有一個可言語的對象，但什麼東西好像啓發了我心裏的洞竅，有

誰在裏面交談着一個關於神靈，關於最後的談判，或是關於真理的一面的問題。

我呆立在窗下，不知道友人已從後樓梯轉向我的身畔來了。

他的眼色和眼形，代他敘述了一大段的事故。

「誰呀？昨天我們在一起還沒有聽你提起什麼？」我仍是掩不住訝異的問。

「我的堂兄。他前天才從外縣趕回來。他不放心省城裏究竟被轟炸成什麼樣子。倘使前次那些落在隔壁的炸彈落在這邊的院裏，現在恐怕連他停放棺木之地也沒有一處了。」

急症奪去了他的堂兄的個人的生命，然而日人的殘酷瘋狂的每一度轟炸，有多少個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同胞是一霎間便被屠殺了呀！

我深信了仇恨與自由的生命，至少在我們這一世代是不能並存的！可是死亡也決不是仇恨的一個終結！

房裏好像還有人，寂寂地不作一聲。我已忘記了我要和友人商洽的事情，便匆

匆地辭出了。

初次的訪問，我訪問到一個與誰都不陌生的人，和一件與誰都可相識的事。

乞 藝

世界上假如沒有一部份藝術該派屬於乞丐的，我想有許多事可以省掉，並且也好像失去了一些什麼可愛的意義似的。

看看上自衣冠楚楚的人士，對於比他再高一等的人士們唯唯諾諾的樣子，和下至一條破褲子連恥處都掩不住的小花子，老爺太太地喊乾了喉嚨，何一不是向着一種目的物在求乞呢？

我不要把範圍扯得太大的，還是說說大時代裏的乞藝罷。

以前的闊人家，常常打發丫頭到粥場把粥領了回來餵雞吃，並不能算爲稀奇的事，這昇平時代中的點景，靜下心思來想想，或者也不無可觀之處。抗戰以來帶起描金的恭桶滿處跑。口口聲聲說這種日子難過的貴男貴婦，也並不在少數。至於裝

作難民到收容所裏去養息養息的人就更不是什麼例外的了。

穿高跟鞋，把頭髮燙得一股一股波浪的女人，在公共場所裏買着香烟，牙膏。

『照顧一點罷，我們是逃難出來的。』

來來去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是日人叫我們全中華民族的人，捨棄了各自的身家地位。打破了彼此的限界，混成了一片起來的，由乞藝的大衆化，也可以證明我們的萬萬顆的心，已經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却常常鄙視着我的同情心過於薄弱了。

在桂林，在貴陽，我都遇見過這樣的一個中年男子，他站在街頭，哭喪着臉對市民怨訴着：

『我！我是北平人——我的家——被日本人占去了——我們不願意做奴隸——不願意做順民——我們逃難出來——我們到處流浪着——唉——這麼苦——』

——唉——看看我們這一家老小——怎麼好——

他的身畔坐着白髮的老婆婆，中年的憔悴的婦人，懷抱着的嬰兒，和不大不小的，拖着兩個腫鼻涕的孩子

銅板，以及新的銀幣，如一陣雨點似的拋到他的足邊，他低着頭

這一齣悲劇，暫歇地停止下來。不三五分鐘，又從新開始了，當着那些已經施捨過的市民去了，那些還沒有看過這個悲慘的場面的市民又聚來的時候。

其實，聽他的口音，他並不是一個北方人，他還聰明，他抓住了幾句話，他知道他的話就可以抓住了無數的同胞們的心。

說我不是他的一個顧客，勿寧說我是他的顧客之中一個老的顧客。我看見他的頭髮和鬍鬚一度一度的剃光了，我看見他的頭髮與鬍鬚又一度一度的生長了。我看見他的那些配角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會像煞有介事地盡了他們的任務，並且表演在悲劇中的每個角色也都恰如其份了。我又看見他們似乎漸漸地感覺

到厭煩了，他們低着頭，再不能一貫地裝出淒慘悲痛的模樣了。他們的內心變了，他們或許比我更知道更看穿了他們的自己在演習着一種職業底戲劇，一種求乞的藝術，度着生活上的一種方式。

我對於這些雖然記着惡心，可是我想：

——誰叫他們成功了呢？

——H人！我又自己回答了。我們沒有H人，我們不能知道胞澤是怎樣的可愛的！

並不因為求乞的藝術的成功，而轉變了我對於生活的那種執着的觀念與態度。倒是那些施捨者，——被欺騙了的人，會給我更多的，更深刻的，更可寶貴的啓示。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施捨者的天真的愚昧，那麼我們所需求的難道還有一些什麼更智慧的，更藝術的嗎？

雖然我同情着所有的在求乞中過生活的人，不拘他們是否遭遇着不幸與苦

難；然而我也從心底喜愛那些傻子，他們施捨給他人，並無思考餘裕地施捨給他人；他們絕不會知道他們已經作了一種怎樣偉大的工作：缺陷的被填補了，虛偽的讓他自己去暗暗地鋸斷罷。

高爾基說：『知道一切的真理，和知道一切的虛偽，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我沒有將手掌伸向生活的勇氣，也沒有征服牠的把握，却還有一種決心：暴露牠！暴露牠！暴露牠！

在暴露下萎死的，就萎死了下去罷！生長的，永遠會在光明裏長大起來，存在着。

綴

妻在她們姊妹行中是頂小的一個，出生的那一年，她的母親已經四十歲。妻的體質和我並不相差許多。沒料到她却比我在先的把血吐盡，僅僅活了二十六年，就在一個夏末秋來的晚上靜靜的死去了。留給我的是整個的秋天，和秋天以後的日子。

這個不幸的消息，一直隱瞞着一個老年人（沒有一個老年人不在翹盼着她的幼小者的生長，對於自己的可數的日子，倒是忘得乾乾淨淨的），使老年人眼見着『黃梅未落青梅落』的情景，這種可憐的幻滅感，恐怕比他自己臨終時所感到的那種情景還要傷慟的。

妻的母親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老人。

『五姑的病，轉地療養去了。』起初是用這樣分隔的話來隱瞞着她。那時妻已經躺在一塊白石碑的底下。

『發了瘋的日人，不分城裏城外的濫炸，把五姑糟踏了！』過了一年，抗戰的炮火響亮了，時代正揭開了偉大的一幕，才把幼小者已經死亡的故事傳告了這個老人。因為唯有這種措辭是合理的，也唯有這種措辭足以取信。全中國的父母都知道，為國家犧牲了的骨肉，這骨肉還是光榮的屬於自己的；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死亡並不是一個終結，那解不開的仇恨，早已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眼睛發光，清清楚楚的認識了：唯有兇暴的侵略者，才是我們所有的生命的敵人！

妻的墓，那是正浸在湯山的血泊裏。

在炮火中又過了一年，想不到我會來到的地方，我會和妻的母親再見了。如果這回和妻同來，我不知道對於這個雪髮銀頭的老人，她將怎樣驚異而發怔了。

『媽，看我走過千山萬水還是好好的，你喜歡麼？』

『喜是喜歡，只是看見落了你一個人。』

像是拾到了一件可憐惜的東西，同時也就接觸到那件東西的失主的一顆更可憐惜的心。

幼小者的墓，遙遙的還留在淪陷了的區域裏。夢也不會夢到。如今我竟一個人又立在她的母親的面前了。

雖然是轟炸之下，我們還依常的度了一些日子。

母親戴着花鏡，常常一個人坐在窗下，爲我縫綴着一些破了的衣什，我感泣，我沒有語句可以阻止她。

『天已經黑了，留到明朝罷。』

她不理睬，索性撕掉那些窗紙——前次已經被H人的炸彈所震裂了的窗紙，繼續縫綴着。

『成功了。至少還可以穿過幾個冬天的。』

人世上悲哀的日子沒有停止，愛的日子也正長着

遙想着油綠的小草，該是在妻的墓畔輕輕招展的時候了。

願春暉與弱草，織綴着墓裏的一顆安息着的心。

母親和我，不久都會返來的。

西門

在這個山城靠西一面，大大小小的有三四個城門。形式上有的是新建修的，有的還保存着古舊的模樣，有的只是一個缺口，還不會給牠起個名稱。據說新的舊的都有名子，但誰也不大注意牠們，我每天進出，就叫不上一個來。

我更歷過許多城市，大概都是同樣的情形，人們只叫東門，西門。很少提起牠們那原來典雅的名子。物換星移，方向却是一個總不會變更的東西。

我在西門外住了半年，這一帶頗為繁榮，有小的旅店，小的吃食館，小的賣紙烟和葵花子的攤子。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靠近公路局的車站。那些川流不息的人和貨物，被大甲蟲一批一批的帶來，又一批一批的帶走。一大早，這片地方真像一鍋粥在沸騰着，煮的是一些馬達，喇叭，和頂厚頂厚的鄧祿普或古德立的膠皮輪子。

早晨不是警報的時間，除了趕路的，都還貪睡着。這時從城門洞裏吐出來的，只有一兩班送殯的行列，稀零零的幾個穿喪服的後面，跟着一個黑黑的棺木。雖然少不了吹吹打打配合着哀樂，但一點也不嚴肅，倒真像一夥兒在趕一段路程似的。

死去的人，不再回到這城裏來，不再爲日人的空襲而担驚了，就這樣永恆的被疏散去了。

這個城市的心臟雖然在另一個地方，但是牠的脈搏却在這裏跳動着。

白天，穿着各色服裝的人們在這裏來來往往，說着各種不同的方言，交涉着他們必要的事。今天一列的卡車羣停在城廂的附近，好像大甲蟲也需要休息似的。（有的車身底下還躺着一個油跡滿身的機械士，爲牠診療着疾病）穿得頗入時的司機生的孩子，有的爬上駕駛盤前，偷偷按一下喇叭，覺得很光榮，很大胆的又去了。明天，另一批大甲蟲，另一批人和貨物又來了。

由樓窗口和小門扇後邊伸出來的幾張面孔，倒是熟見了的。她們的臉上多半

是塗着一些劣貨的胭脂，頭髮不吝惜地燙作雲捲的式樣。有時候也看見她們手裏玩弄着一個汽車上的零件，或是逗着一隻小猴子，那是有人從安南帶來遺贈給她們的。

像這一類的娼婦，我估計着大概總有一個相當的數目。她們的日子過得也許相當的充實。她們常常給每一個城市的脈搏處以相當的『調節』與『變壓』罷？我想。

誰知道？在這些地方播下的種子，是哀愁的還是狂歡的？是留戀的還是倦怠的？是生產的還是不結實的？然而，同那小店門口的招牌，同那塗在牆壁上的大字標語，似乎沒有一件是可以缺少的東西。

夜晚，西服穿的挺挺的男人，挾着女人，一對對從城門洞踱進踱出，不再看見誰的身上還有一塊油跡，或是誰的臉上不是用的劣貨的胭脂。一陣陣作嘔的酒氣，和一種什麼香氣，迎面飄忽過去。路燈才裝了不久，從樹蔭下閃出破碎的影子。

每天每天我從西門進出，每天我經由這一段脈關，再走上一道寂寂的山崗，穿過了一片種玉蜀黍和南瓜的田地，回到我所寄宿的一個祠堂裏去。心裏喃喃的，沒有一個人和我對語。

偶爾從暗處傳過來一聲流亡的歌曲，我辨認一下我走的方向，我彷彿離西門也是很遙遠的了。

仰頭望了星子，星子都瞬着眼。他們會看見我們分散在各方的父母兄弟姊妹與友人嗎？

一九三九，七，卅。

苦行

信不信由你這本書，並不如初想時那麼荒謬怪誕，兩年前我看過一次，一段一段稀有的事蹟，使人發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感覺。至今有些印象，還能或明或晦地留存在腦際。

人們對於一個被揭曉了的謎，便彷彿失去了它原來那種濃厚的趣味，而誰都知道金子是從深山，從砂礫中淘鍊出來的，可是山石砂礫仍是被視為山石砂礫，這或許就是人們長遠地只住在宇宙之間，從不會進到真理的鄉土裏去。

在那本書上說，從前熱帶地方有一個土人，他高舉着他的手，直等待着鳥雀在他掌上搭起了一個巢窠。他是傻子嗎？他就是所謂野蠻的未開化人？然而我並不一樣想；我相信他才是一個有信心的人。他忍受了任何困難與折磨，屹然不動，鳥巢到

底選擇了他的掌上搭成了！

獲得希望的花朵與結實的果子的，不屬於有信心的傻子，難道專是聰明的賢哲的嗎？

我陡然悟覺了苦行的道理，牠好像一道閃光，照明了我在生命途中的一個指向。

宗教導人信仰：一個『神靈』或是有一個『主宰』或是上帝，或是菩薩——一個共同的至善，或是真理。叫人懺悔過去，忘却現實，冀求未來

——手握寶劍，一手捧經典麼？

——一邊是地獄，一邊是天堂啊！

——我還聰明，我不執迷，我傻，我也不受威嚇。

——不管罷，信仰即在其中了。

其實，天堂和地獄，都是離我們一樣的遙遠，也許是一樣臨近，我們應當怎樣舉

步，怎樣行抵呢？還是怎樣裹足，怎樣躊躇呢？

人本來是一種矛盾的動物，有良知也有情慾，無所謂善或惡，精神和肉體都要尋索牠們發展的線路。徒念『南無阿彌陀佛』或是『我主上帝』，便能直登『樂土』這種事，我還不相信有此祕訣，有此捷徑！

對於苦行安之若素的，我想起了那居住在熱帶地方的一個土人的終成善果了。

我也想起了常常看見的那些坐禪，持齋，傳道，托鉢者，他們恐怕只是作了一種形式，甚至於用形式來乞食，來充飽他的皮囊，有誰了解苦行是到達至善的一條必經之路呢？惟有苦行，才是從根蒂處遏制一般虛浮的慾念的。

一個政客，一個經理，一個少爺或小姐，一個大老闆。他們消耗着他們自身以外的許多生命，許多勞力，許多利潤，無非是來充飽了他們自己。他們比他們以外的人更肥滿些，更『營養』得法些，所以他們有更多的錢，更多的力，更多的『精神』。

更多的脂肪，於是他們『創造』了更多的，更機靈的，其實更壞的，更違反自然的，更壓榨他人福利的享受的方法。沒有見過地獄的，且看看這些地獄的守者罷！他們才是真正的肉食渴血者，真正的掠奪者！

他們都是敵人，他們都是我們的生命的敵人，我們同敵人在一起或是屈服敵人，我們即沒有生命，也即是我們不要生命——這不是一個謎，也不是一個被揭破的謎，我們要進到真理的家鄉去，我們惟有一路的戰勝那些敵人！

苦行，便是我們生命途上的一盞明燈。帶着牠可以走向任何遙遠，任何廣大的地方去，可以走到那個真理的家鄉去。萬萬個人同向一個至善的真理的家鄉去了，今日的世界，難道還不能轉一個新的場面嗎？每個人以苦行磨鍊着自己，他的生命會發出純潔的閃光，集無數的純潔閃光的生命，組成了社會世界，我想物質的生產將是充裕而且會剩餘下來；因為誰也不要侵佔。精神收穫將是豐饒而且會儲存下來；因為誰也不想掠奪。無限的成了一環，無竭的互相交流，整個的世界是完全的

光明，沒有了地獄，任何的角落，以至心靈的角落，都是天堂。

苦行不是消極的，不是抹殺生之慾念的，唯有苦行才是燃起了真正生命的火種；唯有知道苦行，體行苦行的人，才能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麼靈素組成的。

我沒有信仰，更不是一個烏托邦論者。我在高舉着我的手，柴枝般的手，只是爲了一種招示：

記住我們的敵人！認清我們的敵人！反抗他們！戰勝他們！

我的手永不放下！

真理一定會在上面搭起了一個巢窠來！

夜行

夜分的時候，在歸途中我經過一座古老的木橋。橋跨着兩邊寂靜的街道。幾點燈光，穩穩地映在河床上，水彷彿也不再願意流去了。

一個老人，被一個孩子引着，左手搭在孩子的肩上，右手握着一根竹杖。他們的衣服都是破碎的，朦朧中可以看出那裏有一個黑黑的洞眼，那裏是一塊垂掛下來的布片。

『奶奶 奶奶：』孩子不時地叫喚着，從那哭泣似的音調中，能夠認識了他有全部的苦痛和煩惱；他有一個單純的冀求。

『噢——噢——』老人漫然地應着。不是竹杖嗒嗒地打着橋板，會疑心他在給孩子和他自己催眠了。

孩子叫的並不是這個老人——他應着，似乎就是表示他可以領着他去尋找什麼的意思。

一個是赤足的孩子，一個是盲眼的老人，我不曉得在這個深沈的夜裏，誰是他們之中的引導者。

黑暗占領了他們，可是黑暗被他們征服着，因為他們並不停留，穿過了黑暗，一定有一個目的所在的地方。

麵包和水

記不得是那一個囚犯在臨刑時候所說的話，記錄在我的一本小冊子上面：

——這種刑罰我受得住，而且是我自己來受的，一個人爲生活而作工是個獸子。我常常弄到好幾千塊錢，隨手花掉。誰想阻攔我誰就倒了霉。我並不傻，我常常想這世界得有一種組織，包括着各種各色的人們，有像獄吏的像這裏的獄吏一樣，有像醫生的像你一樣，也有像罪犯的像我一樣。

——麵包和水，就是像我這樣的流氓惟一的食物。

我呢，自認是個獸子，但我也並不傻，麵包和水，給我營養，我常常想到麵包和水，並且想取得麵包和水，所以我漸漸聰明了起來。

我知道我不是獄吏，也不像獄吏，不是醫生，也不像醫生：我只是一个禮教

之邦的流氓，所以我得罪了！許許多多的主宰和獄吏們監視着我，我並不在意，任何的刑罰，我願意忍受。這些都是人給我的，不是天的降臨！爲生活而工作的並無辜，獸子也無辜。把現有的那些吃人的禮教，和架空的，虛偽的，所謂組織，所謂制度，一起拉倒了下來，宣告牠們的死刑罷！

二八，
七，
十五。

苔

背陰處生着苔，太陽照不到的處所生着苔，沒有人問津的地方也生着苔。茸茸地有如落下了一層鸚鵡的羽毛；整齊地彷彿蓋上了一塊軟綿綿的，名貴的波斯地氈。

和草是一樣的綠油油的，只是風吹着牠不動，雨淋着牠不響。牠的氣質並不同草一樣的東搖西展。

草有枯萎衰黃的日子，苔却是越生長越含着一種光芒。

給牆根塗上了清鮮的顏色，給徑邊鑲起了錦紋，給岩石着上了披肩，泉水爲牠潺潺地低語了，小鳥爲牠婉轉地輕唱了，陣陣的松濤，嘆息着無常的世態，一片一片的落花與落葉，都如歸地投向了牠的懷抱。

把前生，今世，和來日，沉澱了，搗融了，照明了，牠永恆地蘊藏着一顆萬有的心。
願苦把我掩蓋我的愛情，彷彿在孤獨裏才得着歡會了。

二八，
七。

過橋

一個怕過橋的少女，她住在江的彼岸。

在江的這邊或那邊，我們却常常會見，記不清誰從橋上過來，誰從橋上過去。

那邊有油綠的原野，和青螺般的峯巒，這邊有鬧市，有商店，有齊整的城垣。

輕輕地詛咒牠，這橋，正橫在我們兩者之間。

默默地感謝牠，這橋，也是連繫着兩邊的一條綫。

用喜懼與憂歡捻成的綫，悄悄地牠會穿過了我們心靈的眼。

我喜歡這個怕過橋的少女，因為她是天真而沒有一點邪念。我喜歡橋，橋通着彼岸。或者更多的純真的少女們也住在彼岸。

橋的影子投在江上，任憑那些嗚咽着的，奔騰着的，像無數生命似的波流吻牠，

牠不作一聲語言。

橋的影子映在雨過的天上，那是一條彩虹，象徵了牠的光明與燦爛。

我認識了真理，真理住在光明裏。

我認識了橋，橋是被真理砌成的一面。

橋永遠連着兩岸，真理使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接近了。

廿八年三月

布穀

還沒有闔眼，耳朵也在張着，爲的是盛收布穀鳥的叫聲。

萬籟俱寂，只有布穀鳥叫着。那麼多能鳴的生物都入睡了，連水塘裏的青蛙也困倦而安息。那麼多的山山，林木，竟反響不出一個回音。

何乃太孤——間歇一兩分鐘，接着——

何乃太孤——頂規律的，頂均勻的，一直的不願停止。

布穀鳥的叫聲，使我不能再闔起眼睛。

在喚着亡失了的伴侶歸來麼？

想着，不能給他一個應聲；他也不能知道誰在諦聽着他。

是我，同他一樣的期待着：不是明天的朝陽，因爲那還遠着，而只是今夜的那殘

缺了的月亮。

讓我們靜靜地安息在夢樣的月色裏：闔起了我們的眼睛，閉住了我們的耳朵，捺平了我們的呼吸，不好麼？

什麼東西似乎已經浸上了窗紙，浸上了床角，浸上了被衾

布穀沒有在意，他還是一聲一聲的叫着。

是回憶的水罷，使我漸漸地盪漾了起來，我的面頰也被濡濕了。盪漾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我不知道；那裏似乎比雲天還高，還遠。

不知怎麼，我又頹然地醒來。

也許布穀鳥一直在守望着我，知道我是怎麼從夢境裏回來的。

我感謝，我醒覺了。我詛咒，月光和夢織成的輕紗，畢竟絆不住，招不來那亡失了的伴侶。她的遊踪比雲天更高，更遠，更渺茫。

布穀鳥在晨曦裏依然聲聲地叫着。

白髮

藏在還密還光澤的黑髮裏，有幾根白色的被我偶然發見了。我沒有去理會牠。交錯在眼角的許多紋路，却常常使我驚奇着牠的組織的細緻。我不相信老，牠會像火似的蔓延起來，像水似的可以滲透下去。年青的心，不時的喚着我的生長的名子，嚮導我走向前進的路。

不知道那一次，我悄悄地把那幾根掩藏着的白髮拔去了；雖然我也悄悄地爲着牠的生長而惋惜；無端的生長，倒還不如沒有生長。

年青的心，依舊沒有忘記喚着我的生長的名子。

我的眼睛明亮的望着前邊。

老，停在頂高頂高的山巔，老，沉在頂深頂深的溪澗，牠和我沒有一點關連。

也望見了年青的心，只有牠駐在一個萬衆所在的城廓裏。

於是日間我走了更多的路，到夜晚也不疲倦，在夢中我驚醒了；我好像一根白髮竟迷藏在一堆無垠的莽原上。

廿八，
三月。

轟炸見聞

轟炸下

電笛，氣哨，鐘聲，長短的哀鳴起來了。

警報！

在父母親的大地上，靜靜伏着處女般的城市，鄉村，鎮落。如一羣一羣的幼

雛，沒有那麼廣闊的翅膀可以把他們掩護起來。

望望無垠的天空，那殘酷的荒鷺，會從任何的一個方向飛來的。

說渺茫，也只有一剎那，無數的黑的星點，亂舞在每一個生命的周圍了。

一萬個鼓，在霹靂的聲響裏打着。

電笛，氣哨，鐘聲，喘過一口長氣，又呼叫起來了。可是有許多生靈就不再聽見牠。解除警報。

二十個月以來，我幾乎每天看見，聽見，而且常常不忘記對死亡說聲再會。不久以前，我還作了牠一個極近的鄰人，差不多和牠握手了，可是從彈穴和彈穴之間隙跨越出來了之後，我依然可以用我的眼睛繼續看，用我的耳朵繼續聽，用我的手，把那些看見的，聽到的記載下來。

並且，我的心，更熱的焙鍊着一個信仰：爲我們民族的解放與自由，爲我們民族的光榮與生存，我們惟有忍受一切艱辛，對正那壓迫我們，侵略我們的敵人，以永不屈服的抗戰！把血肉和淚汗搗成膏脂，燃熾了這把燭火，它將照耀着我們前進，一直衝過了黎明前期的黑暗。

願意犧牲自己，供獻於神聖真理祭壇之上的人們，記得古代殉道者的對話麼？
『往何處去？』

『羅馬。』

彼得死在羅馬，彼得卻永生在全人類的心靈中。

即景

殘暴的敵人，不斷的來到我們的領空轟炸，據統計已經有過幾千次警報，幾千架飛機，投過幾萬顆炸彈，在我們繁榮的都市，偏僻的鄉村，和任何一個角落，播下了萬萬個仇恨的種子。但據我所知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收穫，收穫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有一天，仇恨的種子都結了實，我們應該整個的還敬給他們。

在火藥氣氛中的春天，夏天，白日，夜晚，四時的朝朝暮暮，我閱歷了一些景色，人說走馬看花是美中不足，我覺得在轟炸的旅行中倒也不無所得。

想起了米萊的『拾穗者』，想起了他留下的一幅一幅純真的名貴的圖畫，可惜我不諳丹青，繪事和我無緣，如今只想就着自己的視角，撫拾一些風物，聊供畫家作爲資料，亂給大好的河山點景罷。

拾穗者必須躬着他的腰；我似乎應該首先沉下自己的氣，每個畫面沒有我，雖然我常常自居一個拾穗者的位置。

其一 發墨

人類中有無數的純白的心靈朝着一個方向：爲自由，平等，博愛而互存互榮。於是在這個世界上才露出了光明的一面，然而一隻侵略者的魔手伸來，也能夠遮暗了一些地方，使無數純白的心靈蒙上黑色的斑點了。

黑色常是一個死的徵候，同時也正是一個相與搏鬥的對象。

如今的光明正蒙着難！

煉瓦已經洗盡了胭脂，

粉壁已經塗上了煤烟。

大理石毀棄了牠的光澤。

一條條的大街和小巷，都纏了黑紗，爲着光明服着喪。到處是冷清清的，到處都好像用生鐵鑄成的。

看見了這樣莊嚴的容色，誰也知道我們對於光明是有着怎樣的一種節思了。用潑墨法繪成了一幅『山雨欲來風滿樓』圖的偉大作家，他更知道破曉以前的大空是用什麼顏色調配的。

其二 旗

四行倉庫頂層的旗，台兒莊城頭的旗，廬山上的旗，永遠飄揚在萬萬個人的心目中。

青天白日滿地紅，代表着我們萬萬人的希望與靈魂。

在幾乎是一片廢墟的××城裏，我曾注意着有幾處的旗桿並沒有折燬；折燬

的馬上又豎了起來。

每當號聲吹響的時候，車馬和人都停了脚步肅立了。

從瓦礫，從焦土中昇起來的國旗，格外顯得美麗了！青天白日滿地紅，象徵着偉大與光明與鮮血——永不窮盡！

其三 鐘

乾隆年間的嘉靖年間的，乃至洪武年間的各種各樣形式不同，經歷不同的古鐘，如今一個一個離開了頹老了的廟堂，走到十字街頭，或是走上了東西南北的城樓，有的掛在梯式的四角架上，有的拴在一棵樹幹的頂頭。

沒有誰還憐惜牠們再受風吹雨打日曬，雖然有的也被一些松枝樹葉掩護着。

張王氏，李趙氏，數不清的芳名，還一列一列的凸排在鐘面上。這些先代的信士們，如今都站在民族的陣綫，做起警視的前哨了。

其四 燦爛夜

彗星羣在夜深時出現了，掃着天空，使萬千個小星離開了他們的座位，失掉了他們的顏色。

金紅的錢，銀白的線，交織在彗星羣的中間，像萬千個小星迸擊着，隕落着。天的一方彷彿向遠海啓碇了，地上的人們在狂熱的送行，爲他擲着極長的彩帶和無數的花朵。

沒有人願意想到今夜的興緻是放了許多東洋烟火所引起來的。
夜是燦爛而壯麗！

我們正以鋼鐵的火網，撲殺這些人類的鴟梟！

其五 披星戴月

警報喚我早起了，天還沒有亮，走出大門，黑憧憧的人影，彷彿在筆洗裏游移着，

一彎月，幾點星，正掛在西方的天際。

敵機的偷襲，叫我拾得晨興的眼食：披星戴月，我還飽嘗到一股清涼大地的香氣。

復興了的土耳其的旗幟，高高的揭掛在天際，那也是一種啓示。

其六 章魚

絡繹的人，分向四郊疏散，城像一個章魚，牠的幾條肉足無限的伸展着。

等到牠的肉足再度蜷縮回頭的時候，顯着困憊，并且有些痙攣的模樣了。

牠也許已經傷壞了一隻眼，或者暴露出一塊零碎的肺腑。那是剛才被海上的兇禽所啄破了的。

其七 白楊

西線平靜無事裏，寫過一個一個死人的坑穴，曾作爲戰士們隱身的所在。死去的再作一度犧牲，給生者留下一個倖免的地方。

那些附郭的地方，坟墓壘壘的土坡，石碑錯落的窪處，白楊樹下，凡是埋着骨骸的地方，也多臥伏着活的人們，如果能和地下人耳語的時候，會說：『可以讓出一個生墳麼？』

蕭蕭的白楊，是不是代答着殊途同歸的怨語呢？

其八 一瞥

一羣的市民跑過狹巷，原來立門口的狗也被擠翻了身，牠不喊叫，搖搖尾晃晃腰，也跟着人羣同一個方向跑去。

戴着航空帽的小學生，懷裏還抱着一匹貓。

女孩子吃力的捧着一個木盆，盆裏面放着母鷄和幾隻黃嘴的乳鴨。

牽着，抱着，拉着，
· 都是到岩洞裏避難去。

在一瞥中也能看出生命並不是一個可以趕盡殺絕的東西了。

光明的手

矗立在城垣內外的一座山，山底下有一個極深的岩洞，因為距市區很近，每逢空襲的時候，來此地避難的也最多。可是洞口非常矮小，三五個人想並肩進去是不可能的。警報發出之後，無數的人們堵塞在洞口，形成了一片最淒慘最雜亂的景象。多少人用頂粗的喉嚨喊着：

『向前走呀！向前走呀！後邊還有千多人沒進來！』

前邊的人又帶着哭聲叫着：

『不要擠呀！不要擠呀！前邊滿滿的，什麼也看不見。』

深邃的岩洞，愈向裏面愈是黑暗，想必很多人們在裏足不前了。

誰都希望生命有安全感，但如果安全和那黑暗的地方同在，那麼寧可放棄了

安全，也不願意去忍受黑暗，這大約是人們一種可憐的通性。

過了一個相當時刻，人們漸漸能夠使他的脚步移動了，回頭也看不出剛才進來的，那個洞口，想着那些避難的，都已經向洞裏輸送盡了。

前面，那更深更深處，那更黑暗的地方，溼溼的閃着一點亮光。

我的胸，貼着前人的背，我的背，又貼着後人的胸——還覺得有些手，緊緊的揪着我的衣衫——慢慢的，我達到那一點亮光的前面。

這時候我才模糊的看見，竟有這麼多的堡壘，這麼多的凹凸面，每一面都潤色着一小片黃黃的光彩，分別出那就是有着耳鼻口眼的一張一張人的臉。

亮光的核，立着一個中年的異邦的婦女，她手裏舉着一個馬燈。

轟 轟 的巨聲，從洞外播送進來。殘暴的屠殺開始了。

每個人的眼，這時全都定集在這個燈亮上。

燈還是毫不動移的高舉着。

我
不要知道這個婦人的姓氏，我認識她是我們死難中的一個共同的友人。
沒有一次不在岩洞裏看見她，看見那光亮核心的一個燈，一隻手，從不懈怠地
舉着的那一個燈。

越過了死線，集到這個安全的福地，在最黑暗的地方，還給牠射穿了一個透亮的
眼。

憧憬光明的眼，該爲這個光明的手而感泣了。

火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見了我以爲就是彭貝末日的那麼一種大火。

半晴的天，已經全黑了；頂強烈的風，倒彷彿沒有什麼動展，整個的空間被黑的煙，白的煙蓋得滿滿的，她們好像完全凝凍在一團了。

整個的地面上，飛騰着幾萬條兇猛的毒蛇，一齊吐着牠們那貪婪無厭的血紅的舌頭，一齊向空中舐着，在舐着那雍腫的凍瘤；又互相的交舐着，似乎缺少了唾液般的焦渴着。

我不大相信，從來不曾把它作過形容詞句的幾個字，立刻從我胸膛進出口來：火啊真是海一樣的火。

漂在這火海上的，是一列列的鐵櫃巨艦，可是一霎間便化作放射銀色光芒的火架，沖飛不見了。

煉獄在我的眼邊！

今年二月四日在貴陽，允許我再嚙着心說，我又看見了火的山：

所謂『萬世一系』，統治者在三宅阪卵翼之下，在幾千里外的彼岸，可以望見了這裏的火山火海麼。

看看我們這些不設防的城市，一處一處成了廢墟，成了焦土，一度火的海，一度火的山。想到上野不忍池的水，水當爲我們嗚咽；淺草的埋骨堂，堂下的幽靈當爲我們飲泣了。

因爲我們都是無辜的，我們遭受了不同的殺戮或焚燒，而是同樣的一個毀滅。住在地震之國的人們，聽見我們活在焦土之上的還有不斷的爭取再生的呼聲嗎？

血 印

一陣瘋狂的轟炸，像百十座火山一齊迸裂了；整個大地接連不斷的咆哮着；城裏面多少條火蛇，正彷彿從那些火山的噴口裏伸吐出來。警報很久還不解除。

城外邊是滿坑滿谷的人，都眼巴巴的望着他們的家，他們的產業，他們的沒有逃出來的同胞和骨肉……斷送在這個無法撲滅無法援救的火城裏。

一個集團憑弔着另一個集團，這是多麼淒慘多麼莊嚴的葬儀啊！

在滿坑滿谷的人羣裏，其實也有着不少遇難的，可是還沒有人來過問。

驚弓之鳥，慢慢的各自分散了，痛定思痛的心，梗墜在每一個胸腔裏。小道旁邊的一間茅屋底下，躺着一個蜷成一團的婦人，一動也不動。

過路的連停也不停一步，只是感嘆着說：

『這裏又是一個——死了罷？』

我聽見這句話也傷感，同時超越了傷感，我還知道仇恨，和憤怒和羞恥！

一個人的死，便算脫離了世界的這件事，我不能相信！我不甘心死！我不甘心這樣的死！因為我的仇恨和憤怒和羞恥，不會跟我同歸埋沒，它們也決不會允許我死！我如同追尋我的心靈之門鑰似的走到這個婦人的近邊，她依然是一動也不動，她似乎已經失掉了一切的感覺，我彎下身子才聽見她還有極微弱的呼吸。

『救救……命！』微弱的聲音恐怕連她自己也聽不清楚。

從受傷到現在，至少已經過了兩小時，這呻吟的聲音雖然是微弱的，但誰曉得她已經呻吟過多少百次呢？

我立時離開了她，奔向大路方面去，我的眼睛飢渴般的掃射着每一個人，要找一個同我一樣飢渴般的想去救傷的人。

沒有結果，我自己倒好像成了一個要被救的人，好容易才在路中攔住了一部有紅十字標誌的汽車。

『請停一下，那邊還有一個！』我高聲喊着。

車上跳下一個可敬愛的童子軍，我們不說一句話，他隨着我跑回茅屋底下。沒有担架，用了我們四隻手臂，把這個受傷的人抱持起來了——我想着她一定更痛楚，第一次掂量出了我自己的氣力，勉強也可以勝任，這委實是一件使我頗為詫異的事。

最吃力的的是將她高捧着放在車廂裏去，那時她的身子幾乎倒懸着，她不呻吟，她輕輕的說：

『唉——我的肚子——肚子炸破了罷！』

我才覺得輕鬆了一口氣，又被一塊沉重的石頭壓住了。車，開去了，我默默的爲那個人，同那一輛車，一起祝福着。

當晚就寢的時候，發現了我的衣服上有一大片殷紅的血迹，掌按着牠，彷彿還有一點潮氣。

是那個婦人的創口處流出的是那個不知名的，不知是否已經得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所流出的血！

我極度的痛苦着，我想那些血，卽是當時我所流出的也不會比這個更痛苦。血，給我的衣服，給我的心，打了一個不能泯滅的印記。

天樣的仇恨

警報解除不久，第二次警報又響了，並且接連着就是緊急警報。隔了半天敵機沒有來，於是又解除了。

走出避難的岩洞，重新看見菜園，茅屋，重新看見了天，好像看見了別離已久的一些頂親暱的人們。

不遠的那邊有一羣人，一點也不喧嘩的圍作一個圈子好像一簇螞蟻交頭接耳的繞着一滴糖水。

——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的演出罷？我尋思着。

圍着的人，不作一聲地漸漸散開了。一個老婆婆躺在半扇門板上，旁邊僵立着一個拐杖。這張臘黃色的臉，對於我並不陌生，我認識的！她的呼吸已經停止了。

不多幾步的前邊，又有一圈人。我不再去探視了，我知道也並不是一滴糖水，而是另一個沒有了呼吸的屍身。

『有的抬進醫院裏去了。』路旁的小販還談說着，寄託着他們的希望。

這一天，沒有誰流一滴血，沒有誰吶喊一聲，兩個老人，和四五個兜在母親背後的孩子，在兩次警報當中，被一股狂奔的人潮沖倒，被擠落的，被踐踏的，被窒息的，喪失了他們的生命。誰曾聽見爹娘哭他的兒女？兒女又哭他的爹娘？

仰望着晴空，我感到無限的憤怒，無限的羞辱！荒鷺沒有來，但是牠是毒爪，好像已經凌遲地把天撕成不可彌補的裂痕了。

是天一樣的仇恨，覆蓋着我的心胸，這仇恨是永遠也不能解除的！

連那根拐杖上，連那條鬆落下來的背帶上，也會刻深了這種仇恨，織滿了這種仇恨。

月光

今晚的月光一點也引不起人的興緻，誰看見了牠，誰還要詛咒牠：多麼悽慘，多麼傷心的顏色！望着牠，彷彿碰見了萬萬千千個針尖，把眼睛刺得無端地滲出淚水來。

此刻有這麼好的月光，不是因為白日晴了一天的原故嗎？（這個地方，聽說從秋末到夏初，一季內難得逢着十個天晴的日子，）就是因為今天看見頂空的太陽和月亮，所以無數的人們不能夠再看到今日以後的陽光和月光了。這個山城，今天中午遭了一次有史以來的最慘酷的轟炸；差不多和佛教徒所警惕着的劫數，真的輪到眼前；這個無辜的城市有一大半已經被毀滅了。

現在已經有十一點鐘的光景，全城異常的寂寞，但我相信，全城有十多萬人，還

沒有一個是安息的，他們來來往往的在大街和小巷上——不在火窟和廢墟裏。一處一處的火舌，舐着深青色的天空。一團團的白煙，垂凍在月光底下的城頭上。

不規則的嗶剝聲，好像是這個城市臨死前的脈搏的跳動一樣。

我立在寓所——我的一個親戚家的門外，不，我是立在一個木石泥土磚瓦碎礫的大堆子上，背後就是一條街道。原有的大門樓，牆壁，房屋，和院裏樹木，已經完全被炸燬了，一個僕人在裏面發掘着，還可以拿出的物什，零零碎碎的搬運到門外的街心來，因為右鄰和後鄰的火勢，正向這邊怒捲着。

不想還有早晨剩下的一盅殘飯，竟端在了我的手中，雖是冰冷的沒有一點小菜，但不消幾口便把牠吞完了。我還從來不曾立在街心吃過這樣香甜美味可貴的飯。

我感謝月光了：牠還能照着我，把我的影子留在地上，我沒有埋葬在火窟或彈

坑裏，我還活着。

在月光下，我還能看見幾個影子，團縮在我的近旁；一動也不動，一響也不響，我只以為不是死屍，便是一個箱子，或是一隻網籃。

一個影子，忽然從稍遠處走近身邊來，我怕是一個幽靈；他歪歪倒倒的走着，他的頭上裹着一個白顏色的布。

——瞎了！不能再看見什麼了

他喃喃的，我聽出了他是住在前院看門的那個老人。

——先生，先生——你還在這裏 今天我沒有躲，我被房椽把我壓在牀鋪底下 我會沒有死！我的眼睛怕是不中用了

月光下有兩隻黑亮的眼睛，我不曉得牠們已是不中用的了，月光下的白色頭巾，也並不是幽靈，那是我們可愛的同胞中的一個，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受了傷，他失掉了永遠的光明；他流了血，他的血，湛透了多層的綳帶，斑斑塊塊的，在月光

下留着黯色的影子。

身旁另一團黑影也開始蠕動了，從物什堆裏立了起來，是一個人，並不是一件東西。

——先生，替我看一會好罷？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她去了，於是我兼顧着離我稍遠一點地方的一些物件：盆呀，桶呀，門板呀，炭風爐呀，破棉絮 等等。

她停了一刻才回來，幾次拾了一些東西又去了。

最後，他從地上拾起一件東西抱進了懷裏：

——謝謝先生了！唉！真是作孽呵！

對於她的謝辭，我實在覺得茫然而慚愧，走前了幾步，想知道我究竟能給人家一些什麼幫助，看管了一些什麼東西。

——我就來的：還有一個大一點的也睡着了。

這時我才驚訝地望見地上還躺着一個孩子，月光照着這個幼小者的面龐，彷彿是已經死去了的。

火，仍是不停的熾烈地燒着，燒着鄰舍，燒着城，燒着我的心。

真正的生命，是天長地久般不會消滅；真正的生命永遠在沉默裏滋長着。

我更懂得了愛，也更懂得了恨。

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可愛，也更懂得了我們的生命原是爲着復仇而成就起來的！

拿這一夜的月光，拿這一夜的火，拿這一夜的景色，譜製一首無言的曲調罷；我們的生命，齊在復仇的道上行進！

賣藝人

敵機去後，城裏的大火，熾烈地燒起。上午還經由的許多街道都難辨認了；許多都不見了，有的被濃煙吞沒，有的燬得精光。

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肚子裏還沒有一點茶飯。繞過了零亂狼藉的傢具，行李，瓦礫的大堆小堆和一些彈穴，好不容易才轉到平日最繁榮的一條街上，爲着要找一點食物，如今這條街上依然是頂熱鬧的，可是這是多麼灼人，多麼慘烈的一種熱鬧呀！南頭的火舌，那麼毫無理性地狂捲狂吞過來，牠們也是極度的饑餓了嗎！不得已折向北頭去，以往比較冷清的一些地方，現在頓時成了市場成了碼頭了。權借不知誰家的桌椅板凳和木箱，居然『應運而生』地有了幾個露天商店和幾處臨時吃食攤子。我慶欣我能夠發現了目的的所在，牠們好像知道我很饑餓似的。

在一個賣天津包子的大籠屉前面，我站住了。

『先生，對不起！要再等下一籠。』賣包子的人說。

我望望周圍有許多，我並不想走開；因為我很饑餓，我想他們也是的。

作包子的手腳很多，像招呼客人的堂倌似乎也有兩三個，雖然這個露天飯店並不需要他們。

我先是眼食着；稍稍習慣了一點，我開始耳食着——乃至飽滿地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肚子還是空虛的。

『喂，老五他們那裏怎樣啦？』剝肉餡的說。

『誰曉得，快燒到恆祥發了，對過的天利民衆都完蛋啦！』才挾了一個小包袱的來人說。

『你呢？』

『哈，還好，就剩了這麼一個大人！你們怎樣？熱鬧呀！真行！』

『還不是一樣！一個人落得帶出身子出來，就算夠本。』

『今兒你們的飛車演不成，高陞的全部殺家也坍台——去大花臉的那個角兒，就搶出了一副靴子，他們班子裏的行里統燒光了。』

『別忙。咱們賣幾天包子再說。』

『老鄉，你們不會從紅包袱裏變嗎？變絲球呀，變綵子，變法幣，變活魚呀！』不知那一位食客搭了腔。

我的眼睛掃望了一回座上賓，邊吃邊說話的就是這一位，有兩個食客却停着筷子在發怔，我相信他不但口沒有吃，就是眼睛、耳朵，也都沒有食——他們或許也是屬於『夠本』之流的罷。

『別打哈哈了。你真相信變戲法的能變真的？』歪戴着一頂賈波林式帽子的人，舞着他的杆麵杖回答，我揣測他便是一個極有舞台經驗的丑角。

第三籠的包子熟了，我吞食到世界上頂好吃的食物——北方的風味，對於我

已是闊別久了。

一籠，兩籠，三籠……的包子，陸續從這班魔術團團員的手裏製造出來，他們的包子不是憑空變出來的，他們的手藝也不比任何熟練的廚師差些，這種包子是專爲人飽肚子的嗎？不，這種包子才是叫人加餐飯的！

這種工作者，這種賣藝人，這種『生意』眼，他們的力，他們的藝，他們的成就，確實沒有一種數字可以代替出來：如果有，那便是說，凡是有生命的是不滅的罷。

在與我們的生命的仇敵作殊死戰的時候，乃至這個城，這條街市，在火中，在瞬息即會被席捲去的時候，我們仍是在生長，火使我們淬勵成鋼了。惟有鋼才是韌性的象徵，請看看我們這些作爲頂熟練的頂氣壯的錘工者的賣藝人罷！

敵人的殘酷的毀滅，對於我們勿寧是一爐可寶貴的火也！勿寧是給了我們一種遭遇：多麼值得嘲笑的東西呵！

焦骷髏

可憐破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和建設恰好相反，無論怎麼遲緩，覺得都是非常的痛心。爲什麼把既成的事業，既流的血汗，既有的精力，又一片一堆的剷除了去？連孩子們將自己的積木折去的時候，不都是不捨嗎？

那些危牆絕壁，頭重腳輕的幽靈般的建築物——前天中午被敵機轟炸後的痕跡，動員了許多市民來清除，已經一天，兩天，三天還不會有，很大的『功績』。他們同樣的哼着勞動時吭唷——吭唷的調子，不時——

嘩·一聲價響，起一陣灰煙，就拉倒了一處。嘩·又是一聲價響，又拉倒了一處。一方面是忍痛的在拉倒着，一方面還在莊嚴地發掘着，發掘着那些喪失了生命以及沒有了骨骼的人。

所謂『清除災區』的工作，恐怕是人間最莊嚴最傷慟的一種罷。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死屍，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殘缺不全的死屍。發掘了一天兩天三天，還有這麼許多！都是這麼殘缺模糊，從枯木，從瓦礫，從坑穴裏和我們再見。

想起咒罵人的『燒骷髏』一句話，該是夠多麼刻毒！如今我看見了無數的被燒焦了的骷髏，陳列在街道上，他們不久以前還和我們一樣的是人，現在是一塊塊的焦炭，一團團的可怕的黑色的東西。

行過了『災區』，絕不是用『傷心慘目』或是『不忍卒觀』那些成語可以代表了，儘可以說，我們的心，我們的眼，此刻都好像完全失掉了牠們的作用——還是在人的世界上嗎？我還是人嗎？到處陳列着焦炭，一團團的黑色東西，到處放着薄板的棺木，一點也不覺得奇異，一點也不覺得駭怕，竟說不出有什麼奇異和可怕，自己和這些東西，竟有一些些關係！

平日在街頭看見了豔裝的女子，自己總不免將頭掉轉過去，如今我在一塊焦炭上還發現了一小片紅毛線的背心，我覺得她太可憐了！爲什麼不穿得更華麗些與俱去呢？平日穿的襪襪的苦工，如今沒有了半邊頭顱，燒剩下一段身子，爲什麼又罩上一件新海昌藍的大褂，把他連捲帶拾地放進了棺木裏去呢？

連孔聖人都憤懣地罵過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如今却看見了真的人，倒反不如人作的俑！一個白晳的球樣的東西，定然是一個人的頭蓋骨了，不知是被燒死的，還是被炸死的，還是被壓死的，在它的上面還貼着幾簇簇亂麻似的黑髮，這一個東西，真不及人家紙紮店簷口掛的那個未完成的劣質的人俑頭型模樣多多了。但他却是一個真人的骷髏。

拉倒下來罷！在我們的國土上。

埋葬下去罷！在母親的大地裏。

這是做爲新生者的蟄雷，培養後起者的最佳的肥田粉。

犬

在慘厲的警報聲中，我常常看見狗也混在人羣裏跑着，不時地還搖動着他的尾巴，洋洋然沒一點驚惶或恐懼的樣子。在廢墟上我也曾看見過狗，他依稀認識那裏是他主人的家，雖然主人家和鄰舍都已被飛機炸燬；那怕還有一片瓦，一根焦椽，一截斷柱，他還是如昔地伏在上面，把頭彎蜷在自己的懷裏，默默地似乎在追嗅着什麼氣息。這些情景會使我痛心！即是爲了我們的國土上還有一匹忠誠的狗，我們也一定要復仇。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正在山裏，忽然警報聲從城中傳來了，人的長蛇陣，馬上向四郊蜿蜒而來。我們於是更向山中去。五月的太陽，晒得人昏昏的，遠遠望着山坳處有一條處女似的小河，還有無數綿羊般的岩石——走着走着卻沒有了路，已經

斜爬上山腰了。地方是十分幽靜，人們可是愈來愈多了。其中有一些面熟的，我認識他們是從城中疏散而來。他們還聽出已經放出了緊急警報，並且看防空部隊在×山上懸出的敵機標誌：兩批，三十六架。

山裏是靜寂的，天是藍的，沒有一片雲；但能夠看到的空間很少，因為有許多山頭遮攔着。

我坐在一棵栗樹底下，地下有許多大個子的螞蟻，往來穿梭，忙個不停的樣子。山中的人影漸漸稀少了，誰都知道嚴重的時刻，是一分一秒地逼近，我只是注視着地上的螞蟻，想着城裏大約還有許多人正像他們這樣奔馳罷。

高處忽然有人喚，抬起頭來，敢則是有一間和岩石同樣顏色的茅屋，茅屋下立着幾個熟人，於是忘其所以地也攀登了上去。

一個不大的茅屋，屋前放着一條長凳和幾面石磨。屋裏的光線很黯，隱約的看見裏面還有幾個人，不知道誰是這裏的主人。有的不耐煩地端了一盅水站了出來。

有一個老婆婆坐在一個板箱上翻棉衣，因為熱，我就在門檻上坐下了。她望了望我，我怪不好意思地低了眼。門檻裏有一匹黑色的狗，他正好伏在我的腳前，也望着我，彷彿要說什麼，但他不會言語。

外邊隱隱地播來一連串的悶雷聲響。

『日本的飛機，上回也是從頭頂過去的。』不知誰說。

除了轟轟的悶音以外，我還能聽見這一匹狗，不時地噓一口氣。當我的眼光落在他的身上時，他的眼睛也正注視着我。

我想起屠格涅夫散文詩裏的那一匹犬，好像正伏在我的腳前，是他了，我想惟有偉大的國度裏，才有同樣靈性的人，同樣靈性的狗。

『在這一瞬間，我知道我和他的感覺是相同的，我們之間一點差別也沒有……無論誰，都是燃燒着顫動的火花。死，會跟在冷冷的，廣闊的翼上，振飛而來……』（錄犬）

可是，我相信，這狗的和我的眼光交流，却是超越了生命之戰慄以上的罷？

默念

爲學習友邦的語言文字，已到中年，我又一度作小學生，與我一樣咿啞學習的同學，十之八九在白天都有服務的地方；並且很多有家，有兒女，一到夜晚，就聚在一個課堂裏來了。最難得的是，各省市的，各界的，各種遭遇不同的一羣中年人，却是抱了同一個心願，聚在一個教室裏學習。我們用笨重了的舌頭，學習那個發着『R』音的『P』字，我們學到C, C, C, P, 那一大串的友邦的名稱。我們知道了『巴爾地山』的意義。我們的心都年青起來了。我們好像看見北國的雪，雪上的巨熊。兩個多月的功夫，我們知道了許多軍用單字。日常用的『再見』『多謝』。酬應語，掛在我們的口頭不歇地說着，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幼稚的。記得我們有一次練習翻譯：

——今日中午，發出警報，日本飛機十八架，轟炸南郊，僅死傷水牛數頭。

這即是當日的一段事實。

不久，滿三個月的期考考畢了，我們開了一次同學會，並且歡迎我們的校長，席上每個人自我介紹一次，大家異常懇切，散會時還拍了一張照片。

隔了兩天，這個城市又遭了一次殘酷的轟炸。那天晚上我們仍舊上課，課堂的情景却有些不同了，煤氣燈照樣的點着，好像沒有往日的光亮，四圍的聖牆已經塌去，光亮都溜到外邊，淒涼地照在枯樹與磚瓦堆上。課堂裏還空了一些位子。有些同學的家已經被炸；有的自己受了傷；一位姓李的同學是殉了難——警報發出的時候，我還在路上遇見他，他說先要回到家裏去看一下，然而解除警報以後，他們所住的那一帶已完全燬滅，沒有誰看見他的歸來，也沒有誰在任何地方找到他的影子。天暗了，在火場裏也尋不出他的屍體，撥開了灰燼，在一截燒殘了的樓梯邊，有一團焦塊，在這焦塊的近旁，有一枚校徽——我們學校的校徽，才知道他不能與我們道

『再見』了。

講課之先，大家都肅立了起來，我們低了頭，爲的默念，爲的致哀。

我們失去了一個同學，一個同志，一個在長征途上的伙伴。短短的默念，使每個人的心都沉重了，因爲牠更加充血，我們牢記着那些同學，同志，同路的伙伴們所失去的血。

前兩天照的那張同學會的照片，於是成了我們紀念李君最好的東西。

離開學校，離開那個洪水甲天下的名城，到今天整整是一年了，爲了不想離去而不得不離去的原因，異常使我追悔。今天，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今天，在警鐘亂敲的聲音中，不想只剩了我一個人，在這個遙遠的地方，又獨個兒在默念起來了。

我們忘不了這一筆血的債！我們這一代，我們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也不能忘記這筆血的債，除非我們有一天能夠完全把它討還！

有版權

定價四元

夏蟲集

繆崇羣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八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隨糧代徵	遭遇	秘密的故事	利娜	使命	荒	三月天	魚汛
高詠	金魁	舒羣	巴金	李健吾	田濟	屈曲夫	宋樾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貝殼	夏蟲集	霧及其它	囚綠記	投影集	沉淵	木廠	江南曲
莊瑞源	繆崇羣	靳以	陸蠡	唐弢	林柯	鄒荻帆	王統照
散文	散文	散文	雜文	戲劇	長詩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2

1



北
龍
廠

文
身